责编/美编:田朝艳 组版:邓 豪 校对:龙 萍 E-mail:ztrbsn@126.com 本期质量审核:崔 鹏

豆沙关的风

□刘 平

被时光侵蚀得锈迹斑斑的五尺道像一条远古的苍虬,仍游走在当年的山道间。它爬行了2000多年,依旧盘踞在历史的原点。时光不断变幻,古道却仍旧以最原始的姿态蜿蜒着,与豆沙关陡峭的崖壁共存。历经无数风雨的侵蚀,它的容颜早已沧桑,成为一处挂在山崖间的古迹。

盐津石门关,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柴峻峰 摄

我逆流而上,赤足站在豆沙关巨壁下的213国道边沿,看着滚滚关河(古称朱提江)。目光如流水般与急速而下的洪流撞击,互不相让,溅起朵朵浪花。水流虽急,但我的目光依然坚定地朝前望去。在与流水经过一番较量后,我的视线滑过江面一路往上,猛地撞在坚硬凹凸的崖壁上。山崖阻断了视野,但我的灵魂和思想却似一条急速而下的无形江河,瞬间越过崖壁。

古老山岩令人思绪飘远,远得仿佛遥不可及。我的头不由自主地缓缓扬起,视线如流水般在峭壁间艰难游走。

曾在嵩山见过“五代同堂”的地质奇观,在东北鞍山见过奥长花岗岩,在秦岭见过最古老的矿物碎屑锆石,它们的地质年龄都在30亿年以上。豆沙关的岩体犹如盘古开天地时用巨斧劈成两半,两边的凿印暴露了岩体突兀的痕迹,尽显洪荒之色。凹凸的岩壁虽难以判断其形成年代,但它的险峻和雄奇令许多名山大川难以望其项背。石壁中潜藏着固化的历史风烟,流淌着远古苍凉、野性凝滞的血脉,而更多远古的秘密早已风化在岩层间。

豆沙关的风声如泣如诉。

我在心灵深处轻轻点击,山岩间依次闪现出李冰、常頫、袁滋三个历史人物的身影。他们的影像由小变大,从模糊到清晰,挺拔的身姿、睿智的面容、矫健的身手近在眼前。一个手持铁器积薪焚石,一个身披战袍策马而来,一个怀揣诏书跋山涉水赴滇册封。他们都曾为开拓华夏疆域、促进民族融合出过力。如今,他们的名字与豆沙关坚硬的岩壁一起,铭刻在那片苍茫的天宇之下。

被时光侵蚀得锈迹斑斑的五尺道像一条远古的苍虬,仍游走在当年的山道间。它爬行了2000多年,依旧盘踞在历史的原点。时光不断变幻,古道却仍旧以最原始的姿态蜿蜒着,与豆沙关陡峭的崖壁共存。历经无数风雨的侵蚀,它的容颜早已沧桑,成为一处挂在山崖间的古迹。

一股强风从山崖间硬挤进来,强劲有力,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风中夹杂着夏日的酷热,仿佛在告诉我,它才是这里的主人。风中依旧带着远古的味道,还混合着金丝楠木的香味及荒石、枯木的腐味。

豆沙关身处峡谷,却无法拒绝现代工业文明噪声带来的侵扰。一列绿皮火车从隧道里探出头,不管不顾地朝上游缓缓爬行。远方山间的高速公路上,车辆如蚂蚁般一辆接一辆爬过。213国道上仍不时有车辆往来,而关河上曾经船帆点点、纤夫弓腰拉纤的景象早已消失,整条河显得孤寂落寞。

时间像一瓶涂改液,轻轻一抹,曾经的喧嚣便落寞消散,被抹得空空如也。无论历史多么卷帙浩繁,但在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终究会灰飞烟灭,杳无踪迹。

左右两边耸立着的巨壁,从下方往上看,整座赤裸的岩体微微有些倾斜,像地震之后的摩天大楼,给人一种随时都可能坍塌的危险之感。距河面五六十米高处,有一条幽深的沟缝,里面有八九具棺木,这里藏着一个关于僰人的谜团。

岩底是混沌泛黄、浪涛汹涌的激流。关河肯定知道悬棺之谜,可又该到何处去寻找?

夏季,只要前夜有暴雨,河水就如同一匹匹脱缰的野马,呼啸着狂奔而来,又疾驰而去,留给峡谷的只有雷鸣般的咆哮声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水花。前浪还没来得及诉说,就被后浪推挤着撞碎在岩石上,四溅的水花非但不语,反而将清晰变得模糊,雾气将河面罩得朦胧不清。这雾里看花般的河面,越发让我感到心悸,总感觉水下藏着可怕的千年水妖。

都说辽阔莫过于天空,然而身处豆沙关峡谷,左右两边都是高悬的峭壁,前后两端则满是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边的岩石。在峡谷底部仰望天空,天空仅仅只是天地间破裂后留下的一条罅隙。光线也只能偷偷挤进来少许,又悄悄地溜走,仿佛生怕一旦掉入暗无天日的深渊就再也无法返回。

啥叫辽阔?何为天际?在这谷底,压根就没有。目之所及除了悬崖巨壁,就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岩体。此处,世界只有岩石、山体和天一样高的巨壁。

沿右边崖壁上的羊肠小道拾级而上,来到半山腰,所见的依然是如屏障般峭立的崖壁。再俯瞰关河,已经不再畏惧,它如同一条在谷底随风舞动的飘带。哪怕水中有水怪,而它们距离我很远,远看就像一条蚯蚓,我只需伸出手指轻轻一摁便可了结其性命。

双脚紧贴在被岁月磨砺得粗糙又锃亮的球石上。石块与泥土本是筑路材料,但光滑圆石下的泥土早已被雨水和看不见的时光悄悄带走,只留下高矮不一、崎岖不平的路面,以及斑驳的历史痕迹。

岁月是把磨刀石,把当年铺路的石块磨得光亮而圆滑,它们像山林中树木被大面积砍伐后残存的树桩,又像大片竹林中刚刚破土而出的竹笋。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很费劲。一块稍大的板石中央有一个深而圆的凹印,应该是马帮长年累月踩踏后留下的马蹄印。这得需要多少光阴、经受多少马蹄踩踏才会形成这般模样?

时光虽柔,却无比坚硬,就连坚硬的石头都被打磨得溜光水滑。走在这样的路面上,想走快都难。踩在石块顶端容易打滑,脚挤在石块间又容易崴脚,只得乖乖亦步亦趋地挪动。

无论是路中央还是路边的岩体,都被磨得如镜片一般。在这些似镜非镜的石块与岩体间,留存了多少过往历史人物和芸芸众生一晃而过的身影?这条道路连接、穿越过多少历史往事和烟云不得而知,但它把中原与西南紧密相连,对民族融合、华夏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却是不争的事实。五尺道的古老,彰显着岁月的沉淀,传递出历史的记忆。

我的头被一只无形之手拽了拽,思绪一下子回到当年的那片星空下。

五尺道打通后,石门关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往南的滇黔等地是另一番天地,古滇国、夜郎国深居其中。因特殊的地理条件,当地少数民族各自为政,有的以宗族和部落,占山为王、各据一方,有的与吐蕃结盟,走上分裂道路,成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块“硬疣”。

2200多年前,关河边的崇山峻岭间,走来一队浩浩荡荡人马。行至一悬崖处见前方已无路可走,头戴斗笠、骑在马上的人拉住缰绳,轻轻一跃,纵身下马,稳稳地站在路边。他朝前走了一段,又四下看了看地形说:“今日到此,各位找处平坦安全之地休息,次日起开始劳作。”一位搞了大半辈子工程的老者看了看险峻的岩体和山峰,沉默不语……

来者正是修筑都江堰的李冰,他此次入滇目的是要打通自叙州到昭通,经夜郎直至味县(曲靖)的道路。

黄昏时分,李冰对众人作了细致的安排。天色暗淡,林中一片寂静,大家和衣而眠。次日,太阳越过远方山顶,直射林中,斑驳的光影透过树叶如水般泼洒在还在沉睡的人们的被子上。初醒的光亮是劳作的信号,一声锣响,半醒未醒的人伸伸懒腰、揉揉眼睛,纷纷起身将口袋似的被子卷成筒状高挂在树枝上。他们三人一群,五个一伙,拿起大刀、锯子、斧头开始劳作。李冰要求大家在规划的线路上砍伐树木,这样既收获了木柴,又开辟了道路。

一直跟随李冰征战的统领按要求,在指定地点连片堆置木柴,用传统方法点燃柴火。一时间,多处山岩火光冲天、响声不断。另一部分人分头找水源,将随身携带的专用羊皮口袋一个个灌满水,待岩石被烧得发红、温度升至最高时,用木棒挑开柴火,将口袋里的水猛地倒在烧红的岩石上。顿时,山间浓烟四起,炸裂声此起彼伏。这是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让烧红的岩石遇冷发生爆裂,然后再用铁器击打、凿道,大片大片的岩石纷纷破裂。

不畏严冬、不惧酷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李冰在实干中总结出的最有效、最实用的开山炸石破岩法——积薪焚石。

修筑到石门关最高处那段时,因砍倒的大树根茎过粗过多,加之前几日的一场暴雨,倾倒的大树下滑,又带下大量石块及泥土。正埋头干活的三人被垮塌的岩石和大树一同推着滚下悬崖,掉入滔滔激流中……其余之人吓得心惊肉跳,但也无可奈何。

同伴离去,筑路还得继续。大家分工协作,靠着积薪焚石的破岩法将道路一寸寸、一尺尺地往前拓展。大秦的疆域在此过程中得以延伸,中原与西南夷的联系也进一步加深。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进一步略通云南,便派遣常頫将李冰修筑的僰道继续向前延伸。

这是僰道所有路段中危险系数最高、岩石硬度最大、修筑难度最高的一段,大多是从山腰间开凿。筑路者稍不留神,要么就摔下悬崖,要么被高处松散的大石滑落砸伤砸死。五尺道最险、最窄的路段主要在滇东北一带,这里山高谷深,陡峭异常,凿岩通道多为栈道,每开凿一尺,筑路者都得付出超常的代价。

多年后的一个黄昏,筑路者打通了盐津至大关、彝良、昭阳区进入贵州境内的道路。此官道宽度仅5尺,后世以路险阨处的宽度为其命名,称“五尺道”。所谓“五尺”,是言其路窄,只可人马单行。

“五尺道”是一条战略要道,贯通后,大秦的政治、经济、文化广泛影响了边远的西南地区。秦王朝势力范围拓展到西南疆域,西南地区从此纳入管辖范围。中原的朝廷命官前来任职,西南的特产及中原的物资因“五尺道”得以相互流通。昭通的银、曲靖的铜及沿途郡县的特产由马帮运送到宜宾,进而运往中原。“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由此流传开来。

刘邦推翻秦朝,建立大汉。新旧政权交替初期,汉朝无暇顾及西南夷。其间,五尺道几启几闭,被朝廷遗忘在高高的悬崖上,没人行走、无人问津,直至荒草萋萋。

岁月的指针回拨到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头领异牟寻在神川与吐蕃军展开一场激战,大败吐蕃军。南诏有意归属大唐,应异牟寻请求,朝廷正式派遣使者入滇册封南诏。然而,部分官员对西南夷少数民族知之甚少,加之对唐高宗政策的忌惮,没人愿意前往。但朝廷有意恢复与南诏的关系。大唐虽地域辽阔、经济繁荣,但绝不允许领土流失。时任工部员外郎的袁滋临危受命,身负重任率队奉旨入滇。朝廷任命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封正使、成都少尹庞颀为副史、监察御史崔佐时为判官,同行的还有内给事俱文珍、刘幽岩、吐突承璀等。

关闭多年的石门关又迎来一支特殊的团队。该队从成都向宜宾一路走来,几个月后,一行人来到入滇咽喉之地——豆沙关。

这里山高水长,山道蜿蜒崎岖。陡峭曲折的五尺道,因时局影响,数次开启又数次关闭,袁滋对此感慨万千!

时至仲秋,滇东北河谷一带天气依旧闷热无比。骑在马上的袁滋深知此行责任重大。这里的山、谷、水、天空,与中原、成都大不相同。豆沙关是五尺道中最险、最窄的一段,石门关高居险处,是唯一的通道。

他们带的水快喝完了,想寻一处有山泉的地方补充点水。

这一带山高林密,蚊虫叮咬十分厉害。这些蚊虫小得不易察觉,也听不到“嗡嗡”的声响,等感觉有点痒时已被叮咬了。不一会儿,被叮咬处就凸起一个大疱,奇痒难耐。当袁滋再次感觉有蚊虫叮咬时,他重重地一掌打在左臂上,松开手掌,一个小黑点一动不动地留在原处。袁滋自言自语道:“这家伙虽吸不了多少血,但其胡作非为令人不爽,最好将其送去西天。”想到这些,袁滋的嘴角微微上翘,眉头也舒展开来。

回首世事变迁、朝代更替,袁滋的内心就像谷底翻涌的江水,心潮澎湃。他寻一处相对平缓之地,提笔在崖壁上题写下几行字,由随行匠人錾刻。岩壁上的字一个个显现出来:

大唐贞元年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立。。

也许袁滋当时只是随性题记,他也没想到自己去世多年后,这方留有他题写的崖壁能成为当地时间最长、意义最为重大、史料最为珍贵的文物。最重要的是,这次出使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让豆沙关不仅有了时间的长度,还有了历史的厚度,以及时光与历史的维度。豆沙关、五尺道、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成为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豆沙关、五尺道、石门关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南腹地,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的桥梁。现虽已成历史,但现行的高速公路也无法绕开险峻的豆沙关。不同之处是,现代的道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路的内涵拓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它的功能与五尺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承载的重量和意义却不可同日而语。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史上的石门关是咽喉要地,一头通往中原,另一头通往西南夷,往来阻断,两边仿若两个世界;今天的石门关是枢纽,一头连接现在,另一头连接未来。铁路、高速公路是远古僰道和五尺道的升级版。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迎面而来的不是金风,也无坠叶,而是带着凉意的夏风顺着豆沙关崖壁袅袅而来,不急不躁,洁净清爽,直抵心田。

好想在浓睡中做个梦,却苦于找不到小窗。

乌蒙山(外四首)

毕先强

云朵压低山峰
把笑意挂上枝头
乌蒙汉子乘坐一片云彩
追赶着肥美的牛羊
还有高山
峡谷
以及触手可及的天边
然后把一瓣心香留给
至善至美的家园

云朵坐落山间
任鸟儿随意飞进飞出
始终保持一种不变的姿态
倾听着千年古木坠落的声音
和水乳交融的对话
山间的潺潺流水
和峡谷深处奔涌的波涛
如同琴键弹奏的音符
飘荡在空旷的原野
如同身披薄纱的少女
在和煦的春风中翩跹走来
把舞步凝结成不朽的记忆
让远方的客人甜蜜地进入
梦乡
感受乌蒙山的雄浑与厚重

乌蒙山
山连着山
水连着水
把一切给予的力量虔诚地
吸收
也毫不犹豫地输送自身的
血液
以高原汉子特有的刚毅精神
谱写一曲锦绣的乌蒙情怀
永不褪色的乌蒙大地
不再那样遥远
不再那样陌生

春日花事

春天的女子
早早地排列枝头
她们伴随着春天的旋律
尽情地舞蹈
纵情高歌
人们把目光穿透季节的胸怀
擦拭你袒露的衣裙
拨动心灵深处的琴弦
以及放逐在春日的音符
让动听的歌声醉倒整个春天

婀娜的身姿挤满树梢
灿烂的笑容充盈着
春日的气息
鸟儿们飞入你的衣裙
感受季节赐予的恩惠
各种精灵飞落你的发梢
然后带走一瓣花朵装饰自己
和风轻吻你的嘴唇
试图带走你的清香
飘散季节的浪漫
风中的女子
春天因你的英姿而让人迷恋
季节因你的潇洒而让人蠢
蠢欲动

躺在季节的怀抱里
不断叩响春日的琴键
让幸福的歌声在空中飘荡
让快乐的音符在田野四处
游走
沐浴在春晖中的姑娘
你可听见这优美婉转的旋律
那是对蕴藏在我心底
多年的一场爱情的释放

山中野菊

一朵朵野菊花
在原野上怀满心事般地开放
在秋风中凝视着天空
眷恋一个季节的花期

这山中的精灵
守候在时间的渡口
试图解开心结

我们注视着一丛丛野菊花
去解读世态的炎凉
怎忍心让如此娇嫩的脸庞
含着两滴珍奇的泪水
孤零零地燃烧在心灵的边缘

雨夜及其他

这是我对视窗户的一个雨夜
眼前不只是一行行音符划
过的痕迹

昨夜梦中的女子来到窗棂
试图导演一场现实与虚幻
的银屏
真实存在的微意象
其实也铺成满地悲怜的落叶

我踏歌而行 穿过漫漫长夜
丈量一个女子的身影
我坚信
总有一条适合在雨中漫步
的巷道
通到她的窗前

大山深处

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长着嘴
讲述着大山的过去
这里的每一棵庄稼都会伸
出山外
诉说着山间心脏跳动的脉搏
这里的每一个脚印
踏出一代又一代人繁衍生
息的历史
坚守肥沃的土地播种文明
花草的芬芳与城里的没有
什么两样

土生土长在这里的人一样
的勤劳和善良
挺直腰身扛起大山
把太阳放在肩上 把月亮
装在碗里
有时还思念着山外的辣妹子

质朴的脸庞真实地印出泥
土的本色
一步一个脚印
忠实地踏响黎明的钟声
升起缕缕炊烟 厮守着声
声狗吠

背上一篓地道的农家白菜
和土豆
有了进城的机会 看够城
里的灯火
再听听在城里读书的娃们
的声音
捏紧卖菜的零钱又沿途返
回温暖的家
端起一壶老酒 让龙门阵
跃过山野
错开疲惫 然后进入甜蜜
的梦乡

幽深处的眷恋:忆父母在的旧时光

□李繁登

在时光长河的幽深处,总有一抹最温柔也最刺痛的眷恋,那是对爸妈还在的往昔岁月的无尽怀念。

晨曦微露时,厨房中总有妈妈忙碌的身影。袅袅升起的炊烟,仿佛是家庭温暖的信号。爸爸坐在桌前,戴着他最爱的老花镜,拿起报纸在手中翻动,偶尔说几句对时事的点评,沉稳而令人安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早餐,简单的食物饱含妈妈的爱与爸爸的守护,那是一天初始的温馨画面。

还记得小时候生病,妈妈彻夜不眠,用她温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为我擦拭额头,眼神中满是焦急与疼惜。爸爸则默默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去请医生。那时,因为有他们的陪伴,病痛也不再那么可怕。

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在院子里的老树下乘凉。爸爸讲述着古老的传说和他年轻时的经历,还有60年老树的生长过程,那些故事如同天上的繁星,璀璨迷人。妈妈在一旁轻轻地摇着蒲扇驱赶蚊虫,丝丝凉风拂过脸颊,也拂进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可如今,那熟悉的身影只能在记忆中徘徊。家中的老屋依旧,却没了他们的欢声笑语。走过曾经一起漫步的小径,往昔的足迹似乎还在,而如今却只剩下我独自徘徊。

我是如此怀念爸妈还在的日子,那些平凡而珍贵的时光,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瑰宝,在岁月里熠熠生辉,永不褪色。

本社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联系电话:0870-3191969 邮政编码:657000 广告许可证编号:ynztgfd2020002号 定价每年320.00元 零售每份1.00元 印刷: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中国邮政集团昭通市分公司发行